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能自抑損以從禮乃懼選而去其國鍼不得無罪故以自奔為文然秦伯不能節之于先又不能撫之于後亦非所以處凡弟之道也故書弟以譏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師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太原）

書大夫師師詞無所貶胡氏以為譏之非也險阨之地不利車戰故兵法廣地用車險地用步毀車崇卒

乃一時之權宜豈為過哉闇于大較執不移等夫則敗亡小則屈辱亦君子所不取也十三年荀吳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則吳亦未嘗不用車也毀車驅衝各因其險易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字

此與鄭之忽突曹之羇赤同詞然以鄭繫忽而不繫突以曹繫羇而不繫赤此則兩繫之者展輿為弒君者所立既立而不討賊則不能無望于去疾也故以

莒係去疾而展輿立已踰年既去其爵亦不得不繫以莒以明其為莒君也展輿方為君去疾方為臣而書法絕無低昂則春秋之所予可知矣去疾書自齊入而奔齊不書蓋闕文

叔弓帥師疆鄆田

黃氏曰叔弓亦季氏之黨乘莒之亂春取鄆而秋彊之為季氏植私而已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楚公

子比出奔晉
公子圍為麇之叔父而專楚國之政其屬尊而勢重
麇特擁虛器耳當蓮罷來聘之時圍之將有大事穆
叔已知之至于虢之會既設蒲宮執戈在前不臣之
跡彰彰在人耳目未嘗畏惡惡名茍欲弑君何待其
疾而後弑待之數年而尸居餘氣反不能稍忍須臾
耶天下之人見其所為不軌故推其疑似以為弑君
慶封許之而左氏信之其實非弑也經亦書其實耳

胡氏謂諸侯不能討賊反從之而會于申聖人為諸侯諱故畧其簒弒以扶中國則何不諱申之會而諱圍之弒必不然矣且申之會晉齊魯衛諸望國皆不與聖人為陳蔡諸君諱必不若其為魯諱之切也商臣弒父嘗使椒來聘矣聖人不諱魯之交于禽獸也商臣之弒大書于策何獨為陳蔡諸君而諱圍之弒乎胡氏又曰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弒之賊可從之以會盟而無惡也夫商臣之來聘固會盟之

濫觴也聖人不謹之于濫觴而謹之于滔天亦何及矣且春秋之義將使天下後世共明之也使簒弑之賊明于此義以為威力所加可以掩其惡名則惟恐威力之不逺而曰以是制人欲存天理也可乎義之難通必捨傳而後可然則比何以出奔蓋麇之死圍因廢其子而自立比長次圍既不能制又恐見忌故出奔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

大夫公孫黑

黑將為亂而不果則亦未有明據故子産數之亦不及此所犯三罪亂未及國比之良霄猶有間焉則不得以討賊書之矣不為討賊不免于專殺故書法如此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郭氏曰公如晉弔少姜之喪晉以非伉儷辭在晉未為失禮也書至河乃復于以見公之妄動自取屈辱

也公既反則遣宿將命以終其事亦禮之常公羊穀

梁妄生意見非春秋之意按晉之拒公始于十二年

此時初立固未有間言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

滕成公

葬襄公滕子來會故使大夫報之亦猶公朝于晉楚

晉楚使大夫來聘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

出奔齊

啖氏曰燕伯書名者罪其終失地非復諸侯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為王室重地宣王所以封元舅作屏翰者楚滅而有之楚之心路人知之矣子重嘗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為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

方申之北方切近王畿肆然有窺王室之志故合諸
侯于此漢高光武之取天下皆始事于宛宛即申也
楚之智謀蓋已先得之故嘗卜得天下而不吉則投
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其
自怙如此之悍也其志豈在吳哉特以人心之未附
故轉而謀吳非其本懐也蜀之會雖皆列卿而齊秦
魯衛皆與焉此會則惟其與國及諸小國耳若齊秦
魯衛以及曹薛邾杞之屬皆不能致之惟宋以世子

會又後至而先歸雖其素屬之鄭最弱之滕與小邾亦一會而終不與也則人心之向背可知楚靈之欲未至于大肆者殆為此也要其會申之意甚叵測矣不然吳在東南距申千里而遥而所會者又皆東方諸侯何必于申而為會哉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既與之會而復執之益失諸

侯之心矣宋鄭滕小邾雖會而即去之則中國諸侯仍莫之與矣故楚之書爵已久至此而復人之以見楚勢方張而諸侯外楚之心未至泯沒也伐吳復序諸侯以見從之者皆久附于楚之諸侯也殺齊慶封亦書執不以討賊書者所云懐惡而討雖死不服是也楚靈雖不弒君然簒奪之罪去弒君幾何慶封之言未為過也滅賴曰遂言其滅之之驟著其陵小之暴也

第須擇人以守之耳納降之事非春秋所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作

濆泉穀作賁泉

莒討牟夷而來魯不自反又敗其師魯大夫之罪莒之來伐不書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亦稱王春秋外之今始見而即稱人者亦猶會申

之不殊淮夷也從事者皆楚之屬則皆夷也不得獨擯越矣晉通吳以制楚楚又通越以制吳不知楚未困而晉已先弱吳未忘而楚已先破亦何益于己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取莒邑莒人愬于晉公徃朝晉則欲止之季孫宿如晉則享之有加籩知宿之自結于晉者深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之禍古今同患春秋不罪柳之譖而以合比自奔為文者臣不容則失身合比不能教太子以積誠悟主徐俟其間而輕議殺之幾事不容以致害成合比亦不得辭其咎也彼譖人者固無足責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吴

楚至是已五伐吴而終不得志于吴也

冬叔弓如楚

公不會申懼楚之見討也欲往朝又懲于襄公之取

辱故使叔弓往聘左氏以為弔敗弔敗之禮豈可施于汰侈自怙者乎

齊侯伐北燕

家氏曰晉人納捷菑則書弗克齊侯納燕伯而弗克則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賄而退故止書伐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景初立慶封來聘未幾魯受慶封之奔齊人以為讓故魯久不報至是乃與齊平暨猶與也及者我欲之暨者彼此同欲之也左氏曰齊求之何以齊不來盟而叔孫婼往莅盟乎

三月公如楚

叔弓之聘已足以謝楚矣今又以蓮啓疆之名不敢不自往也夫楚靈數伐吳而不得志兵威可知非特義不可辱即其勢亦不足畏也公朝之無識甚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作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賜之謚是諸侯之謚必賜自天子也春秋諸侯不請于王而私自謚至衛襄公薨獨告喪于王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襄公則宜賜之謚矣而傳不言經之書葬書謚與他諸侯同則是王未嘗賜謚也

雖賜諡之典久廢既自下請之何難復行竊嘗攷之
周禮太史之職曰小喪賜諡不言何喪而小史之職
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則太史之小喪亦謂卿大
夫也不及諸侯明矣曲禮云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
見言諡曰類夫諸侯未除喪不入見天子此云既葬
而見或謂諸侯入仕于王為卿大夫而葬于王畿者
曲禮不明言之後世遂有諸侯必請諡天子必賜諡
之說而實非也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期于協衆取信

而已所云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皆以不能無私耳今
以舉國之人公謚之臣子何所容其私降至春秋之
時猶有以子繼父而謚之最惡如鄭厲公者則春秋
以前愈可知已且人之生平參差百出期于取信恊
衆非知之深者不能諸侯未仕于天子則天子知之
不如國人知之深也故景王之命衛襄不言其行則
亦不及其謚謚固不必自上出也劉向列女傳曰柳
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二三子不

知妾知之于是誅之而謚之惠夫柳下惠為魯大夫而謚出于其妻夫子因而稱之無異詞知春秋之于私謚無譏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晉獻之殺申生宋平之殺痤陳哀之殺偃師皆由於嬖寵匹嫡然晉獻宋平皆志于殺其子者也故書君以殺陳哀則非志于殺子者也第恐身殁之後留不

見容頵屬諸貴戚則已有相抗之勢矣又親任匪人以名大禍其咎實在陳哀故書陳侯之弟以殺書君之弟以殺與書君以殺者罪固有間然書君以殺者止于殺其子而已書君之弟以殺則非徒殺其子又陷其弟于大逆其皐似更甚焉是故家庭骨肉之間不可以有所偏私有所偏私未有不基怨而召禍者權之在己則以譖殺申生與痤是也委權于人即以專殺偃師是也屬之得其人亦不能保其所愛漢周

昌之于趙王如意是也屬之不得其人遂至于喪家殞身以及其國陳招之于公子畱是也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楚靈縊春秋書比弑其君陳招立公子畱而陳哀縊春秋不書畱弑其君何也比之立勢不與靈並存者也是靈之死由於比也招之立畱以君有廢疾不可以君國故迎君意而立之也君之死自以嫡庶失所悔恨其所為而死不以畱也

叔弓如晉

楚成章華之宮則朝之晉成虒祁之宮則賀之公自
此亦有臺沼之樂矣郎囿所由築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欲示威于陳而妄殺無罪非所以威陳也徒足以
失諸侯之心故書人留不宜立而立不成其為君故
書公子
秋蒐于紅
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時四分公室

殺陳孔奐_{公作瑗}葬陳哀公

稱師以滅著其用衆也招不以討賊書而書執者楚因亂以為利不足以服招也奐則以討賊書三傳莫詳其說茅堂胡氏以為奐嘗與楚通謀以滅陳不知何據姑闕之葬哀公者嬖臣袁克也陳既滅矣魯必不會然猶書之不與楚之滅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之事楚久矣卒為楚滅此亦諸侯之前鑒也不能

自強以備之乃使大夫聘問焉無策甚矣傳稱會楚子者四國大夫經不書雖至而不會也

許遷于夷

遷夷與遷葉皆楚遷之而以自遷為文其義亦復不同遷葉之前嘗書鄭伐則其自遷者自欲之也遷夷之前無書伐許者則其自遷乃自取之也許既委心于楚則不得不聽其令其屢遷也又將誰咎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高氏曰陳為楚所滅書災而還繫之陳亦如邶鄘為衛所并刪詩而仍存邶鄘之風皆所以存天子之建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家氏曰桓狩于郎莊築臺于郎皆有備變之意今築以為囿直為游觀之地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之逢君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高氏曰欒施欲伐陳鮑至與君戰不勝而奔其罪大矣魯方通聘于齊而遽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作隱公）

陳氏曰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又云左氏用人亳社之說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按莒在襄公之初七年而四伐魯其侮魯者至矣魯欲報之亦不為過然既盟于向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古制諸侯薨士弔大夫送葬晉文襄之伯令則大夫
弔卿共葬事見于鄭子太叔之對晉大夫者如此故
魯之會葬于晉往往使卿而齊惠滕成宋平亦因以
此禮行之在滕成則昭公所以重其報禮在宋平則
季氏所以厚其私姻也齊惠則宣公感其立己親往
奔喪卿之會葬又不足言此皆後世之變禮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作正月）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書名滅王之同姓也是時蔡雖未滅而滅之之勢已成于此般可殺也國不可滅也故與衛侯燬滅邢同義若蔡侯書名非貶也諸侯終則書名常變皆然

陳氏曰滅不言圍而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于彼焉病晉蓋合八國于

厥憖而不能師此為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紅之蒐革車千乘徒亦衆矣自根牟至于商衛地亦廣矣然其始猶或忌君之心故不以大書今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已絶無忌君之心矣故自是而後皆書大蒐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

魯與邾之仇隙深矣自盟重丘而後邾子來朝魯會

邾悼公之葬則已釋怨而修好至是復盟以信之盖邾志也春秋內大夫特盟諸侯者五鄟丘之盟齊赤棘之盟晉拔勾繹之盟邾皆書及內為志也此獨書會則非內志邾畏魯之反覆故欲盟也以大夫求盟于諸侯猶可以諸侯求盟于大夫則愈亢矣邾子雖盟而銜恨不已良有以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公作屈銀

厥慭之會以救蔡為名飾盟主之故事實無志于救蔡也自晉楚分伯之後以陳蔡為楚屬久已度外置之故遣使請命而已不復命將出師也不然合八國之衆協心禦之楚雖強亦何足患乎說者謂春秋無貶詞原其心而諒其力也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厥慭之會于圍蔡之後滅蔡之前不書救蔡則厥慭之大夫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穀梁以用之為殺也左氏以為祭山公羊以為築防其說不一大抵皆言殺之與邾用鄫子叩其鼻以衈社者不同蔡之即楚以楚為可恃也既誘而殺之圍而滅之又執世子而用之其受禍之酷烈至于如此春秋備書之一以惡楚之暴一以傷中國之不能救一以著蔡之失足非類而自取奇禍為萬世之大戒也

皆不書大夫如晉則知大夫不足以終事而晉之辭公為拒公春秋痛公之不能自強也此年公子慭如晉不書雖行猶弗行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然 穀作虎）

黄氏曰楚虔以熊為若敖之餘而殺之因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熊于得臣為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于若敖而系隔數世事近百年一旦株連及之楚之淫刑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穀作慗

南蒯謀去季氏以公子慭代其位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假公以濟私非出于忠謀也故書出奔慭如晉不書故還自晉亦不書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晉書國號當是闕文以為行詐而外之春秋之行詐者可勝外乎晉文之譎亦將與楚同誅春秋之法亂矣蘇子由曰晉伐鮮虞不救陳蔡力非不足而棄諸

侯故夷之夫春秋不夷滅國者顧獨夷不救者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汪氏曰經書圍內邑者五書圍棘者復本國之邑如攻他國之邑譏不能修德以服之也書圍費圍鄆及兩圍郈者討本邑之叛如復舊邑譏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

虔未死而比已立勢不兩存比之弒之必矣夫虔亦

莫國之賊也比未嘗一日事之安得目之為君所云去國雖久君臣之分猶在者謂所事之舊君非所語于莫國之賊然而春秋書曰弒君者者盖推見至隱之詞也虔之汰侈人皆知其必亂比若名其為賊以義討之必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己何利焉唯成其為君俟其亂而圖之則次及之序非己而誰是比之志固欲成其為君也安得不以弒君目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比已立矣棄疾為之司馬而殺之不以弒君書者棄疾首事而比不讓棄疾固不以為君也亡無愛徵國人亦莫以為君也惴惴焉相恐以王之將至即比亦未敢自以為君也然棄疾尤而效之又何以責比之貪位故亦不以討賊書而並書公子見其無以異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失諸侯蓋已久矣間楚亂而大合諸侯臨之以天子之老可不謂盛焉宜共棄其舊惡協力以謀楚乃矜其兵甲威脅鄰邦不欲盟者強之使盟欲盟者辱之使不盟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書同盟而已然自是而後楚不入寇中國稍安陳蔡得以復其國未必非此盟之力也比事而觀則先聲震楚之功與強衆迫鄰之罪俱見于此矣以再書平丘為有惡焉公不與盟為幸者非春秋之義也黑壤之會盟異地公不見

有盟而不與也故為公諱之平丘之會盟同地則公
見有盟而不與也自不能為公諱矣沙隨之不見公
譏晉也平丘之公不與譏公也書法亦自不同義已
詳前莒之訴魯宜也邾已修好而以訴以祲祥之盟
魯志不誠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
意如晉亦知季氏之専矣知而不能治之由晉之諸

卿庇其同類故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靈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而陳蔡之裔亦雜處其中非我族者志既不附而居中侯隙亦易以生謀且挾憤怨之情乘衆多之勢未有不至于大亂者即棄疾之入亦用陳蔡之師此己事之明驗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其勢甚盛倘使諸侯攻其外陳蔡諸國反其内楚事危矣棄疾之封陳蔡固以報其入楚之功亦以除

其腹心之疾故并諸遷國而皆復之盖自為計非仗義也春秋以自歸為文不與其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為弒逆以致滅亡不宜葬也而葬之公羊氏以為不與楚滅是也既葬之則書謚書公其常詞也然復國而後葬危不得葬也書之亦足以儆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氏曰公如晉請季孫也黄氏曰將除季孫也按公

子慭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則公之欲去季氏信矣然晉以邾莒之訴執意如以辱公亦公所不甘也當以汪說為正

吴滅州來

春秋詳楚伐吴畧吴伐楚以中國之患在楚不在吴也至是而滅國則志之以漸不可制其為患當不在楚下耳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惟見執也而後致所以著君與大臣同憂患之誼也行父之執不致與公同至公為重也漢蘇武自匈奴歸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亦猶古者告至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書公子以無罪也書國以殺罪累上也殺意恢者公子鐸謀之蒲餘侯行之于郊公無與也然而罪累上

者郊公居喪弗慼國人弗順比公子鐸之黨所以肆其奸也郊公之出入不書不書史畧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左穀作夷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凡言舞者必先干而後羽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也籥者文舞萬者武舞籥入而卒萬舞已終也去樂者去籥舞也不云去籥而云去樂者如卒于萬入之初則亦去萬矣以是為合于禮故書曰去樂以别于

萬入去籥之非禮也武宮不宜有事然既有事焉則俎豆籩簋之既陳者自不可輕徹也惟去樂為得宜他廟亦然至武宮之非禮已見于書立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朝吳為蔡臣棄疾滅其國而不能死反面事之者以有蔡侯廬在也廬之復國吳與有力焉功成身退以明其志可也猶戀戀于利禄是以見信于棄疾而不能取重于蔡人無極之譖所由來矣春秋先自治故

以自奔為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一荀吳也前者偽假道而伐鮮虞矣今又伐鮮虞圍鼓而不納其叛不受其降此亦欲張固翕之術耳至二十二年即潛甲襲鼓而滅之視昔之伐鮮虞其用詐為更深然而無貶詞者文宣以後書大夫帥師為常其嫩惡自隨事而見也鮮虞無罪伐而又伐即此已為非義又何論其詐與非詐耶前之書國為闕文

于此益信

冬公如晉

臨川吳氏曰盟則不與朝則不納辱已甚矣至是又以釋意如而往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襄陵許氏曰齊景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德修政復桓公之業可也而區區爭徐之利志亦卑矣

夏公至自晉

僖公十七年冬會淮至明年九月而書至以有諸侯之事也成十年之如晉襄二十八年之如楚與此之如晉皆踰三時而始返則未嘗有諸侯之事其見止于大國可知至于見止之故不過以取鄟既釋意如而復止公則意如之自結于晉以脅制其君者亦可見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秋鄭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穀皆無之字陸渾公作賁渾）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請命于王而伐之俘而投之塞外可也以祭為名掩其不備而滅之非問罪之師矣春秋書之無貶辭者功過亦可以相準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春秋著咎徵不言事應而事應具焉亦惟占其大槩而已孛為兵象大辰者心為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後

六月邾人入郳　秋莒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九年許自葉遷夷後又遷荊楚平復諸遷國又自荊遷葉今復自葉而遷也傳載王子勝之言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則遷之亦楚志耳以自遷爲文義與遷夷同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私請然宋公自將而往則是討有罪也繼邾人入郳而書春秋蓋予之矣取蟲是

自利也不書以其討罪而恕之也歸郪俘是行義也

亦不書以取蟲薄其德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曰悼公瘧飲世子之藥而卒世子奔晉公羊氏曰止進藥而藥殺則是以藥殺之故懼討而奔也為故乎為過乎則不可知總之過不加于君父而況死生之際忍于輕試雖過亦故也故謂之弑穀梁不嘗藥之説則非也胡氏以為除惡于微雖罪有輕重同

科而斷則春秋列國無父無君之罪較之不嘗藥者或更甚焉即如陳公子留為招所立而其君縊春秋不以弑君罪之而況於不嘗藥者乎論道不得不嚴不嚴則流弊無極孟子之論楊墨是也用法不得不恕不恕則比屋可誅孟子之論交際是也春秋固論道之書至于討亂除逆亦千古用法之準也輕重之際可無辨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曰此齊景窺晉衰而爭伯為鄟陵會盟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蔡般既君其國或不得以討賊之事責之國人許止未嘗為君則其國之君臣皆得而討之然許悼公亦書葬者總之蔡許之國人習于楚而安焉者久許其尤固者也寢苫枕戈之禮安可望之蠻荊之俗也哉聖人所以太息而書葬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作夢

凡叛而弃者書自宋華亥之自南里宋辰之自蕭是也此未嘗叛而書自者劉氏以為待放其説近是以曹無大夫而書公孫為賢之則不然籥之戰書曹公子首矣書氏書名亦其常詞凡以自弃為文者皆責其自反也誠賢之則當如宋子哀書字以弃矣但比于據邑以要君者差為賢耳故臧孫紇之自防而弃不書自防不與其請命也此其與其待命故書自鄭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尉止書盜賊也齊豹書盜賊之也豹為司寇而與縶狎非有傑黠之材豪悍之力不可制御者也跡其行事乘人不備而擊之不過一盜而已衛侯以一國之君不能明其政刑以治之使得肆虐于君之同氣則亦不君甚矣故書盜以殺兄罪累上也據左氏所述本無不畏彊禦之名如荆聶所為者謂之求名而不得非也胡氏歸罪于宗魯亦迂甚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寗　十有一月辛

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穀梁氏曰叛直叛也言直叛而不作亂左氏稱華氏引吳楚之師以為援安得云不作亂然攷其始末華向之奔初無復入之志君以華多僚之譖逐華貙于是華氏人人自危遂名亡人而據南里以叛其志亦欲舉族出奔宋又嚴于城守華氏懼其弗克故引吳

于盈矣春秋凡書叛者皆其終不能討者也汪氏曰欒黶圍宋彭城則書能以五大夫歸也荀吳圍南里不書不能得賊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月每交而退一百四十六分有奇周流一十八舍靡有定次同道不必在二分也日高月下九服所見不同相距千里食差一分相過不必在二至也梓慎職在保章畧于憑相其言分同道至相過者此妄説也

乃云食不為災可乎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穀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蔡侯以破亡之餘得紹先業不能自奮使丰采足以服人乃送葬之次失位而就卑則其威損于上權移于下可知奸人之搆禍夫亦有以自取之也故以自奔為文傳以平侯廬為隱太子之子今觀費無極之欲立東國謂楚子曰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是不以廬與朱為隱太子之後也史記廬

相習成風其禍始于一國而遂極于天下始焉以諸侯之亂望治于王猶可言也繼焉以王室之亂待救于諸侯不可言也至于子朝之亂諸侯莫之能救而王室遂分更不可言矣春秋于子頽子帶之亂不書于此則特筆書之者亂有所始必有所極方其始也豈意其至此今已至于此也何嗟及矣書之以垂戒焉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喪未踰年則稱子稱名常詞也此書王猛盖閔文春秋尊王之書既稱王不得復書其名且生則稱王沒則書子此何義乎或曰以定亂則成其為君而書王以正終則成其為子而書子夫書名書以未嘗成其為君也果可以定亂而成其為君即可以正終而成其為子豈有二道哉大抵子朝分不當立而子猛之才又不足以君天下故子朝書立而子猛書以如鄭

人者是時子朝在京晉不圍京而圍郊不知大義之所在也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時尚未察于嫡庶是非之辨故助王而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易曰渙王居无咎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分布列國皆王居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春秋天王在外書居亦有正位之義書立者猶之書衛人立晉不宜立者也書尹氏者斥其為亂臣之後世濟其惡也時子朝自京入尹劉單代之而敗于是以王如劉子朝遂入王城尹氏又攻劉而敗之王乃居狄泉而尹氏遂立子朝也其勢亦大決裂矣不復告急于晉以晉不足賴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婼之見執不可以不往請往又恐其不納憂疑之情愧憤之氣悒鬱于中不能自奮以為有疾蓋真疾也凡書至河而復者至是而五矣往而復已不勝其恥他日一往而不復尚忍言哉石齋先生曰春秋哀昭公之不復也屢書至河乃復若曰寧迫于勍敵毋迫于強臣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公有叔孫字

氏與不氏非義所存左穀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未可
為據胡氏以為賢之恐未必然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
郁釐卒　冬吴滅巢
吴之滅巢可復諸樊門矢之讐矣春秋仍書國以外
之者前滅州來今又滅巢其志在擴土不在復仇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謂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逆女此未必然晉士鞅之來聘也昭子為政意如欲惡之于晉故簡其牢禮以怒士鞅昭子之見執亦以此也其不平于季氏久矣其見執也不肯納賄于士鞅肯無故而為意如逆女乎且意如為政已十六七年不應至此方娶肥也稱彌甥宋景曹則斯也為宋女之子定六年師師圍鄆其年纔十二三而為元帥此皆可疑者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公穀作倪大公作世）

王室之亂已三年矣嫡庶是非之辨問之已審矣既辭子朝乃會諸侯之大夫輸粟具戍于王則赴之如救焚拯溺可也又不即行以待來年此大夫專政欲以此立名于天下非有實意以行之也故納王之功畧而不書

有鸜鵒來巢

今之鸜鵒天下皆有考工記云不踰濟或古者無之

然春秋書此不以來為異而以巢為異也郝氏曰鸜鵒性不能巢以鵲之巢為巢無成有終臣道也今反其常而來巢臣擅君之象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氏謂聚衆以逐季氏固未必然而旱既大甚國人皇皇斯時政在季氏公所得行者唯祭而已不憚勤勞率之禱祀以邀民譽而結其心隂為逐季氏之地則未必不然之事也然隱民之取食于季氏者衆

矣區區禱祀之末務何足以結之而易其向背哉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公作乙陽公作楊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所謂母蠱者積柔之弊也積柔之弊欲振起之必得其竅卻而行之以巽如孔子之墮三都是也堅正不移以求遂其志難矣如昭公之伐季氏祇自取辱焉耳書孫與書奔辭異而義同孫而書次不見納之辭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之欲納公也身歴華向之難夫亦感魯事而傷心與雖與意如有甥舅之情而納公者正所以全意如也諸侯卒于外則地録其實也宋公之書曲棘猶鄭伯之書鄵以為卒于封内不地者此公羊之曲說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七年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則鄆人固助

公者公不能自取而使齊侯取之亦昧于民情矣季氏曰齊侯取鄆雖以居公實為己有也故鄆潰而鄆田屬齊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知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自齊者自齊之陽州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今在外不告而書至者所以存公也家氏曰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及鄆潰則書公在乾侯皆所

以存魯君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
晉地故書在

夏公圍成
不書齊師公為主也鄆人為公公不自取成人詐降
則自圍之公之不明如此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
于鄆
首齊侯而盟不書同專罪齊侯也齊欲納公不合諸

而利歸于臣禍伏于君卒之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魯未亡而齊晉已先亡矣齊晉之君厝火積薪而大寐不寤可勝歎哉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稱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春秋不書者惡其緩也且合諸侯而不至晉亦何能為在王自有方略故能入也觀其城成周也范獻子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潰尹氏慮此故挾朝以奔書以者明非子朝之罪也故稱王子書名伯毛伯非為尹氏分罪也正以著尹氏之奸大臣不敢抗也故尹稱氏而名毛稱爵一尹氏也其先世在西周西周以之亡而遷于東周後嗣在東周東周以之亂而遷于成周蓋為禍若此之烈也用人一不慎而大奸乘之根株盤據不可破除竟以國家為殉一傾不已至于再傾故始終書曰尹氏以戒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傳稱名伯逐朝逆王或

其黨自相攜貳所以即弃春秋書之與尹氏同者必其人心懐觀望首鼠兩端者故卒見殺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亦闕疑之文也傳載僚事大非人情殊不可信僚既知光有逆謀防之如此其嚴何如不就其饗既就其饗而防其懐刃獨不防其伏甲乎僚雖愚不應至此左氏之說非實録也史記越絶諸書亦因之而誤

無不殺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黄父之會令戍周而不至故再會以令之至納公之

謀特以宋衛之固請而及之其本志原不在此也戍

周不書緩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季氏不君其君又為他國之逋逃主罪可勝

誅乎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據范獻子之言季氏有齊楚之援則齊固助季氏者安肯納公觀其饗而卑公則獻子之言信矣故公歸而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王氏曰前書如晉至河乃復雖拒于外猶得返于内也此書次則止于是而已進退維谷則羇旅之人矣

在齊猶有取鄆圍成之事晉竟拒而弗受矣公以不

見禮于齊而如晉不知晉之更甚于齊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自陽州來鄆書至自齊自乾侯來鄆不書至自晉者

齊侯親來唁公晉則未嘗通一使也季氏曰高張之

唁蓋以公將依晉而復歸故托唁以為名而實則誚

之也公自此不可復如齊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郝氏曰齊不納公而又嫵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責公之即安於齊也其臣逐之齊晉亦交擠之而公遂無所歸矣世道人心為鬼為蜮一至于此悲夫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齊取鄆以居公鄆實為齊有也鄆人以公在故為公守今齊既卑公公懼取辱而去之已歷四時勢將不

復鄆人何所適從惟有潰散而已此正鄆人念公其志不欲降齊也說者以為民不見德而叛其上非也民誠怨公何不潰于公在之時而潰于既去之後耶此魯近事左氏無傳魯史已亡可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也魯而今也晉矣嫌于無君而稱公在亦猶坤上嫌于無陽而稱龍也天子書居不書在在者言君在而已地非其有也

杜氏曰不書邾闕文也郝氏曰左氏謂齊豹求名不得黑肱欲蓋而章夫殺人不義非以求名也以土地叛非為欲蓋也比事屬辭而奔者之惡與受者之惡皆見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將溝焉則闞者先公墓地也公煢煢無所歸將歸死于先公之側情亦慘

惡所不必言史墨者君子也亦盛稱季氏于士鞅何
尤嗟乎此邪說行而聖人所為懼也

讀春秋畧記卷十